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六十二目錄

李邕二

端州石室記

崧臺石室記

越州華嚴寺鐘銘并序

滑州大廳銘

大照禪師塔銘

晴熱帖

藤偈

國清寺碑并序

葉有道碑并序

秦望山法華寺碑并序

兗州曲阜縣孔子廟碑并序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六十二

李邕二

端州石室記

日者託宿祕篆寄傲神府撰竒討異注靈通感冥搜海壖
遐矚坤極敞金闕疏玉堂河漢未際其源今昔罕聆其語
曷若宛此山郭介在江濱薄人寰騰物外妙有特起靈表
頡洞綺田砥平錦嶂壁立肇衍洞穴延袤中堂感怪形以
萬殊研地勢以千變伏虎奔象浮梁抗柱激濤海而洪波
沸渭飲杳窅而羣峯差峩飛動逼人屹聳驚視密微微而

三分地道風蕭蕭而一變天時竇乳鍊於玉顏石林列於
仙座隔閼塵境延集福庭寂兮寥兮恍兮惚兮使營魄九
昇嗜慾雙遣形若希羽翼志若摩雲天秦漢之間莫知代
祀羲皇之上自成遐邈當是時也慕名者執雌而退徇物
者守心而安求道者息慮而凝懷書者陋古而默有若邦
伯畢公守恭廣孝聞家至忠觀國政門尤跡談者不容於
口義心厚行遊者每藉於名故能更修其方人樂其業流
冗歸止介特又安於是命友僚縱琴酌一歌一詠以邀以
遊莫不解榻於斯張樂於斯騰駕五龍遣去駟馬豈惟避

暑窟室締賞林巒擊石如鐘酌泉如醴固亦轉丹竈掇紫芝迹參寥之遠心推習隱之幽致者也

崧臺石室記

高要郡北五里有石室詭怪萬狀崆峒其中發揮靈蹤盤薄厚地皆神仙之窟宅爲區宇之勝槩有巨石皆似蹲獸之類疊花仰空的礫瓊脂色如截肪傍引穴竅疑爲洞門橫聳石牀出次仙座東廂峭壁下有涵泉漲澄鏡色味輕瓊漿東西倚山之陽二十餘里西通武林東抵嶺岬峽

越州華嚴寺鐘銘并序

有同乎源播厥派者夥哉沿之椎輪則終列大輅革以穴處則崇構厦屋譯梵言於華學象捷槌於景鐘從來久矣觀其聆妙音獎宏誓艾苦趣警禪門劒輪疑在空法眾斯集鏞之時義大矣哉郡司寇北平楊公沙門師萌抵淨根保耳界妙有忠爲迦維之業堅樸象正之鈞嘗慨靈越樂郊勾吳通邑雖經行大壯塔廟藝釋訓乃首唱羣吏傳聞庶氓合德悉心聚糧殫幣鏤文馬以庀製驤羣龍以範鍾撰祥時厯今日傾邪鄙畢緇黃舉帆雲屯擊轂雷動百身勇施累讚願言者計以萬億然後陶人事爐火正疏冶風

伯鼓橐樂工楊嬉疑煥乎鼎陳蔚焉邱峙手舞者翳景稱
慶者振林遲明歲功亭午卒業於是曾臺大起雕簾懸列
鯨魚叱怒以震擊蒲牢跽曲以駭噉隱天綱營地理刹那
昭應一念信心有無識生幽執鬼物莫不休復淨域貞觀
真諦矣有若大者不極小者不窅則州鳩之聽曷以臻其
間歟其詞曰

大雄立號兮考彼華鐘震發三界兮以覺其聾俾我羣動
兮不懼厥凶君子是象兮載鑠載鎔彌億斯年兮固有天
鏞

滑州大廳銘

大厦中構山屹飛鬪黃河畎澮大行培塿整庶宣風緝戎
備寇鎮寧一方光輔元后

大照禪師塔銘

奩上人至傳諸大德意令弟子撰和上碑但重元門深闕
四海大君者我開元聖文神武皇帝之謂也入佛之智赫
爲萬法宗主者我禪門七葉大照和尚之謂也是以從無
因得不出三界於清泰運教昭宣圓常洽著菩薩之本心
密住依國王之信力四生於涅槃者不其廣歟和上諱普

寂俗馮氏長樂信都人也其先畢公高之後畢萬入晉受
邑於魏支子食采馮城因而得姓洎亭爲韓上黨守在趙
爲華陵君異漢征西將軍思義晉驃騎將軍家於河南今
爲河東人也祖居士諱道相經德營道晦用藏密考居士
諱會均良背園廬飛遁鄉邑和上生而茂異長而開明神
清體閑氣和志遠栝樹雖小其根已深河源則微其流可
大欣願去結永言依僧嘗以德業書紳藝術從學負笈梁
許摳衣班馬博總經籍殫極天人以爲洪範九疇周易十
翼雖奧旨元邈然大畧迴疑不若別求法緣幽尋釋教時

大梁壁上人以義解方聞敷演雲會遂聽法華經唯識起
信等論巨石投水其入甚多修坂走丸所適彌遠重依東
都端和上受具轉奉南泉景和上習律超契心地忽見光
明隨止作行得親近處於是貞觀高阜隱居半巖布褐一
衣麻麥一食中夕歎曰文字是縛有無是邊盡不以正戒
爲牆智常爲座發廣大願修具足慈他方七寶之山路遠
難到自境四念之地身樂且安猶曰密印者謂之師先覺
者謂之達吾當求矣此其時哉將尋少林法如禪師未臻
止居已承往化追攀不及感絕無時芥子相投遇之莫遂

甘露一注受之何階翌日遠詣玉泉大通和上膜拜披露
涕祈咨稟良馬易進良田易平加之思修重之勤至寶鏡
磨拂萬象乃呈玉水清澄百丈皆見衡山之石更悟前身
新豐之家自然本處如此者五歲約令看思益次楞伽因
而告曰此兩部經禪學所宗要者且道尚祕密不應眩曜
和上旁求僻陋宛在園林夾江之間藁竹之下鮑蜃每作
虺蜮交馳頃差他人必辭痼疾和上願充僧使便得經行
心無所存背無所倚都忘禪睡了悟佛知兩馬一車進念
同轍一鳥二翼定慧皆空如此者復二年大通和上深賞

重之人未之蘭若今將自之大通止曰嵩山亦好至於再諾而居焉長安年度編岳寺神龍歲請不哭泣而不言緇素墜心棟梁落構以爲四害騰口誰者能緘五欲亂繩誰者能截乃合謀悉意聞香求花如鳥隨風如輪隨跡咸請和上一開法緣使四園可遊八池可浴則僧非聚食人異散心願聞樂器之音用滋毛孔之潤和上曰夫淨燈可以照勝宅助風可以持寶城今何爲乎且千車之聲不入於耳萬人之請誰聽其言神龍中孝和皇帝詔曰大通禪師降迹閭浮情存汲引戒珠圓澈流洞鑒於心臺定水方澄

結清虛於意府原其行也旣無人而無我測其理也亦非
斷而非常然而示彼同凡奄隨運往形雖已謝教乃恒傳
其弟子僧普寂夙參梵侶早造法筵得彼髻珠獲茲心寶
但釋迦流通之分終寄於阿難禪師開示之門爰資於普
寂宜令統領徒衆宣揚教迹俾夫聾俗咸悟法音考功員
外郎武平一奉宣聖旨慰喻敦勸和上猶逡巡辭避不獲
已仍曰廣大者莫極於虛空我性相能遍元妙者莫深於
開示我定慧能傳未或不從應身而建四生法主未或不
登正覺而啟一佛度門曷敢當仁以膺求我且正見了見

轉次旣殊浣家鍛家習性亦別草席遇水而緊草繩遇水而舒地水火風青赤白黑八萬煩惱八萬解脫翳憍慢之山金椎難碎貪恚之毒龍珠不消諸生當誦戒經以傳正受開元十三年恩詔屈於敬愛寺宴坐逮十五年皇上將幸於京師也優詔曰慎言義福宜從駕和上留都興唐寺安置由是法雲遍雨在其根莖妙音盡聞惟所圍繞其始也攝心一處息慮萬緣或刹那便通或歲月漸證總明佛體曾是聞傳直指法身自然獲念滴水滿器履霜堅冰故能開方便門示直寶相入深固藏了清淨因耳目無根聲

色亡境三空圓啟二深洞明是故聞者斯來得者斯止自
南自北若天若人或宿將重臣或賢王愛主或地連金屋
或家蓄銅山皆轂擊肩摩陸聚水咽花蓋拂日玉帛盈庭
和上洗然若虛曠然若谷不見施者不知受焉遂龍象之
所崇惟塔廟之所供但趨猿自息醉象皆調聞是名者不
生四趣蒙其潤者便過四禪則有學富蓬山經通貝葉百
家奧旨三藏真言目如曜星舌如飛電莫不杜口折角失
客革心二十七年秋七月誨門人曰吾受託先師傳茲密
印遠自達摩菩薩導於可可進於璨璨鍾於信信傳於忍

忍授於大通大通貽於吾今七葉矣尸波羅密是汝之師
奢摩他門是汝依處當真說實行自證潛通不染爲解脫
之因無取爲涅槃之會諸生殊不知其故嗚呼八月二十
四日有彌留怡然坐滅於都興唐寺享壽八十九僧夏五
十二聞哀行哭臨堂撫膺雲霧冒山江河奔海沸渭全入
陰沈彌望者至於百萬皆曰天地德不踰晝水神明之祐
未際入流今之我聞異於汝說沐浴智慧之海超騰生死
之河恩崇化先痛深物表情可理割義可事詮者嘗以前
聖後賢示跡開教降生所以傳法歸盡所以同凡久留則

厭聞恐其慢易終去則追遠欲其懷思忘其身而神遷益
高間其法而事稀彌重始終權實之化不斷不絕究竟誘
進之益無去無來河南尹裴公名寬飛表上聞皇情震悼
詔曰大士遺榮豈貴於名稱前王表德必在於褒崇都同
德興唐寺故大德僧普寂資於粹靈是爲法器心源久寂
戒行彌高旣來理而悟空每導凡以宗聖慈悲所應汲引
蓋多方冀永年式宏像教遽從遷化用謝浮生言念於此
良深憫惜宜稽其淨行錫以嘉名示夫將來使高山仰止
可號大照禪師歸本居葬日量借威儀手力和上將變易

之歲累告門人曰吾久居山水緣亦在焉及泥日天竺興
唐緇侶皆請卜而厝之表而祈之唯岳寺一方地震雪下
少室羣巘樹折霜封洎九月八日恩私果令歸葬二十一
日金棺發軔鹵簿啟行或兩都傾城或四方布路持花者
林指執紼者景移三條之中泣淚如雨重城之外號叩若
雷綵雲二時自都達岳白露數里彌川遍空二十四日窅
於岳寺之舊居禮也門人等修羅死慈島人死義血現於
體繩繫於牀僉某拾衣一心起塔塵多折軸箭重迴舟銜
石而海水可填結竹而佛恩難報二十八載十一月十五

日恩旨許焉仍委寺主慧遠上座崇泰都維那曇慶等載
令構緝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恩旨遷藏海寺於和上
河東舊宅廓爲寺焉建塔追崇福也且爰自六葉式崇一
門未誦戒經或傳法要大通以凡例起謗將棄我聞深解
依宗遠求聖道所以始於累土漸於層臺攝之孔多學者
彌廣故所付諸法不指一人卜夏西河有疑夫子鄭元北
海自襲馬融至於密意除知慧心入境如因日照方見日
輪終以佛光乃明佛道豈伊邕也而敢議之大弟子惠空
勝緣等相與追過去示方來一以抒宿心存妙用一以奉

慈訓宏教門騰淨行於松阡刻師資於石字其詞曰

三界渺茫四生沈痼塵境延歎蔭欲攻內明鏡虛受大慈

圓對法鼓震驚魔軍消潰

其

千佛轉覺七葉相承護持俗

諦應現真僧長河皎月靜室明燈梵經滋廣禪林蔚興

其

童稚初心儒釋兼致梁陳咨稟伊洛勤匱雖臻閩域猶執

文字古城元遠空門深邃

其

逝將分赴曾是幽求玉泉谷

口甘露山頭慧日一照浮雲四收給園都邑鷲嶺嵩邱

其

大通往生後覺來問妙法終啟苦言未順願發他心稍宏

本分固讓固請不矜不訓

其

德音光被皇華游臻曲荷天

弊昭宣法輪總總緇素憧憧搢紳以智慧水洗煩惱塵六
慈攝雲奔檀施山積無相無願不受不斥龍象興補塔廟
光益香花戶庭護念泉石其七同人將滅依宗闡教草繫爾
師安居爾照聞哀行哭惟艾及少命鳥無翼慈舟失棹其八
渥恩痛悼追謚哀榮塔遂嵩岳儀從洛城靈輿顧步天樂
淒清追攀霧委感動雷驚其九入室來思登壇永慕密教不
紀後生何趣禮石塔兮若割仰金字兮如注杖億劫兮昭
陽與四法兮安住其十天寶元年二月十五日建

晴熱帖

三數日晴頓熱若爲自適也僕少理欲使小兒入京當從
澧州去有書不示之諸公歎賽無九百之事當不復爽也
故使馳問不具李邕白十二日差無多事檢校來一言集
耳通長孫五郎

藤偈

得彼柔性契茲佛乘豈無眾木我喻垂藤

國清寺碑并序

觀夫密教將開必有其地靈岳將應必降其人是以前發
真僧功成宏願以一如正受之力致三朝大事之因故得

帝王宅心王公攝念國祥備至家寶薦臻玉宇懸空金谷
飛月婆若之海塵不能淄安明之山風不能振莫與京者
其在茲乎國清寺者隋開皇十八年智者大師之所建也
大師強植之根已於千萬佛所本性之照豈於一百年間
是以相眉雪光慈目水淨入不住地得無上緣五部律儀
具分金界三昧定力更立寶山始入天台居於佛隴則知
冥符事現元感名徵構室者不立於空託迹者必興於物
是寺本題天台先是大師嘗夢定光禪師教曰寺若成國
必清大業元年僧智瑛啟其禪以爲號煬帝從而改焉至

義寧之初寺宇方就事屬皇運言符聖僧粵若右赤城左
滄海艮背曾阜襟開平原寶勢雄侈於古今奇表嚴淨於
江漢建置崇麗慮矩恢殊廣殿磴於重巖周廊廡於絕巘
峯臺納景於下視鴈塔排雲於中休八部來思不孤其德
三身在此有睟其容亦猶妙勝之鄉乾竺之里若即見佛
豈與登仙曷云菩提樹間必能七日成道忉利天上可以
三月安居而已哉借天仙往還神秀表裏靜漠漠而山遠
密微微而谷深自然羅浮遷移旣因風雨育王製造載役
鬼神落落然列星陳於九天昭昭然飛霞夾於二曜松間

豁達祥雲飛和雅之音橋路透迤德水照澄清之色佇立
者神奪散心者目明所以信士永言至人馳想不遠萬里
有以一臨離垢道場遇之即是去結法意願之便成淨水
寶珠見者無染高山甘露受者有知起念事功頓超十劫
之地坐入位證遙比千眼之天別有放生溪源通流朝信
鱗介千族壓海而隨波網罟萬艘因利而興鑿崑崙之水
天地罕經通之極恒沙之命溪壑無醉飽之期大師憫其
殺因示其宿世父母妻子俱是輪迴山石地方盡歸報復
百味歡喜之藥願樂法王五指慈悲之根降伏師子由是

漁父易節鮮食向風釋綸解微停篋去筇暢撥刺以掉尾
恣噉喙而鼓腮乘佛之威入佛之境不恐不懼且安且懷
矧過去之罔窮固未來之靡盡福德輕重等須彌之斤兩
濟度廣大同法界之範圍所以欽若九重煜燿萬國光贊
者五主襟絕者數朝儀鳳二年三月十日制曰台州國清
寺迴超塵俗年代或異妙相真容累呈感應之跡或淨居
仙宇函有徵祥之效大啟良緣實寄茲所宜今寺內各造
七級浮圖一所度僧七人自今有闕隨即簡補故其智
印接武草繫傳薪千葉蓮華了無異色五綵繒蓋休有圓

光莫不清涼之泉沃茲劫燒定慧之力剋彼魔幢羅漢之
身時可去矣如來之室歲豈留乎昔有顓禪師者即大師
之復次也戒珠圓明德芽俊茂以精進大力運自在他心
每指堂東因如廁奄忽泉涌須臾石開雖炎赫曠時而清
冷彌載又堵波歲久根據勢危首亞西南趾留東北一遇
暴雨稍浸廣庭護法陰隲而扶持信力潛運而平正宜其
女子不宿輦血不臻鎮之以法似守之以山神永懷水月
高謝風塵此又竒也於時明牧敬公名咸忠賢相門德禮
邦鎮宣慈被物遺直在人邑宰李公名安之不忤不求有

爲有守惠愛恤下貞固幹時大德行續上座神軌寺主道
翹都維那首那法師法忍等三歸法空一處心淨景式諸
子大濟羣生皆賞歎幽竒明徵相事雖衰回縱目而髣髴
畫屏豈曲盡於筆端固懸天深造以爲孫公之賦未完三
仙郭璞之經罕知十地是存刻石以廣披文其詞曰

兆出名山功加賢位脩甫和令茲焉感致佛隴通明國清
發瑞徵名立榜應運題寺法寺神麗像殿崇嚴九成臺閣
百丈松杉瞰瀛列座倚巘飛簷風庭肅爽霧谷沈潛想像
梵宮超遙仙宇目有書傳耳無浪語不知從來相去幾許

施物及僧唯吾與汝外物莫際密教自傳心淨色淨有邊
無邊持劔豈失喻筏能捐若遇諸佛已超四禪聞者斯來
見者斯悅果果法似因因地岳心境始開知印皆發求仁
得仁即說非說沙彌救蟻菩薩放生溪流晝夜潮水虛盈
鱗介萬族濕化千名福河不絕佛土常寧郡邑才良紀綱
禪律恭惟令始雅尚休畢保綏地靈光照佛日將播美於
永代媿當仁於雄筆

葉有道碑并序

昔者誕發老君道純天地生德夫子身負日月且時宰不

宗主人勿用矧乎埋照浚谷潛盤窮山幽安蛻於塵容素
尚允於仙類豈辟命行矣爵服繫之而已哉公諱國重字
雅鎮南陽葉縣人也自少典錫羨高辛纂緒陶唐重熙后
稷邁種文王之允乃食於沈尹戌之子載封於葉受氏享
國大哉邈乎逮祖乾昱克壯其猷永孚於德墜戶習隱塞
兌億坤碩膚長材通理博藝雖安車累至而堅卧固辭故
慶祚克開眉壽維永矣厥考道興性守公庭道敷邦國居
鬼從地率神從天受錄以怛之飛符以比之扼魍魎之邪
劉臺台之崇有足竒也至於揮札落井引弓貫革特起五

部廣推大餘侯誰嗣哉先生靈承道宗異聞訓誘弱喪文
貌幼尚純篤仙骨有象童心不萌專精五龍遍遊羣岳聰
以知遠明以察微達死生之占體物氣之變嘗以靜貞動
耗息影歸止雲卧北壑林巢仙居人絕不鄰道阻且右獨
往幽勝永歌隱淪放閒保和習虛致靜拮五石之髓擷三
芝之英時哉不留歲聿其逝緇髮純漆韶顏渥丹事適元
同神與道媾惟寂惟冥不飲不食數十載於茲乃昇聞帝
庭駿發皇眷簡才受命降尊加禮將之以文馬速之以暢
轂先生盱眙長揖揮手高謝曰自昔帝舜登庸德輝允鑠

光武繼統吏道孔嘉且薛方逢萌備外臣之禮虞仲夷逸
終處子之業豈垢俗疵物偏貢介性將探道慕類坐致奇
齡使者蓄無言之疑申遂行之旨乃周覽廬室躬省倉廩
考疇人之疆畝訊家童之作業皆儉以遵約安能維始味
不甘口色無養目信以爲著誠去僞敢守難奪順風可即
強起曷至焉遂虛覲復命慚歎聞列朝廷企其高渴其道
聆嘉聲而屬想者豈勝言哉有司以天元書缺星度官弛
亡五德之運謬四時之分荆鬼越祥不知所呪子亥母癸
烏識其原皆乘遽遠尋請益傳授可謂繩誠列而曲直微

衡誠懸而輕重立粵惟博物君子豈伊小說鯁生乎嗚呼
天不持久人將復歸頽年迫於期頤遠志屈於摧落卜兆
幽谷托墳清林逸人不追國士靡憲泉石沮色鄉縣失聲
豈無他人惟子之故允子慧明贈銀青光祿大夫歙州刺
史公罔替厥繇代增其業啟祕錄之高妙揚元津之洪波
道微若聲心麼若氣吹律煖谷運厯知天屢下辟書終不
應命孫子景龍觀道士鴻臚卿越國公法善幼得父書早
傳成法夤念有訓邁迹自身讀天下之書備方外之術火
滌淫祀劔誅羣祆恩開五君名動四國其入也排金瑣謁

紫庭爲帝傲吏其出也法玉京坐元寺作人宗師故能大
匠道門冢卿朝右禮食軒座寓直禁廬矣嘗以理氣自強
登老益壯雖莫景急節而純孝孔哀是獻封章願拜墳墓
有軫帝念載形王言神札以飛傳瑞乃發羣公帳餞列蕃
郊迎朝章有輝鄉人皆慶枉以末技揚於孝心惟先志以
追遠立豐碑以紀德夫何閒然其詞曰

宗門素履家代隱仙道一相孕薪火相傳黃公術在赤水
珠聯道開幽鍵性與真筌一門累祖四世百年抗迹巖谷
消聲天地卓爾遐舉藹然高致麝以臭焚珠以明墜人則

有心徵亦不至保身匪媮全樸爲利孝孫增業明辟順風
志嘗無忝事或不同徵賢朝滿舉逸山空曷由高枕克謝
代工測微達變盡規納忠皇眷雖渥孝思亦深章服粲粲
傳駟駟駟載違廷闕是展墳林紀石追遠昭銘率心孝終
事立榮歿寵今遐超古始永憲江南

秦望山法華寺碑

并序

昔者法王道開掘山相現曾是大事職非小緣順喻孔多
證入彌遠故以三界爲宅五濁爲火四生爲子六度爲門
一乘爲大車十方爲長者轉置熱惱之眾延集清涼之都

念茲在茲廣矣大矣法華者晉義熙十二年釋曇翼法師之所建也師初依廬山遠公後詣關中羅什深入禪慧尤邃佛乘雖禮數摳衣而名稱分坐與沙門曇學俱遊會稽觀秦望西北山其峯五蓮其溪雙帶氣象靈勝林壑虛閑比興耆闍營卜蘭若羞涅槃食納如來衣專積法華永言實意感普賢菩薩爲下俚優婆提狶子於竹筐寄釋種於蓬室師以縮屋未可枕屐乃明移出樹間延入舍下及杲日初上相光忽臨乘六牙衛八部勝幡虹引妙樂天迎瑞相騰雲遙裔上漢師想望太息沈吟永懷葉公好龍已遇

真物羅漢測佛未了聖心於是苦行自身炯戒通夢宛如
昔見彌恨前非象勸持經嘗難其語夾夾聽法不易其人
矧乃攝以蜂王吼以師子禮謁者倚其裳袂讚歎者合其
風雷時太守孟顗以狀奏聞以爲寺則知妙法者真如之
正體蓮華者淨道之假名是故崇厥經署於榜入無量義
成不住因至若高僧慧基邑人陳載皆踵武扳跡傳燈襲
明或五柱範堂或七寶規殿立普賢座追連弗藍龍王讓
池鴈子疏塔迦羅衛國連至雲山淨明德宮更開日月固
足以發慧印啟元門入位畢臻出家偕應則有持證等觀

永藏全流或慧舉十徵或昭明再造或簡文瑞像或武帝
香鑪寶鈴吟風珠幡交露僧繇墨意畫長豪之妙光宮女
綖功織大身之變相次有陳隨國施州邑吏檀百寶盈於
九隅羣經備於三藏所以神鍾警夜保賢聖之天居祥鳥
肅賓迂軒蓋之雲集忍辱靈草捃萋萋於小莖偃曇異花
擎灼灼於喬榦故得人天迴首江海因聲芭蕉過雷倏焉
滋茂葵藿隨日至矣勤誠登山而野曠心空浴水而垢除
意淨施及先律師道岸今弟子釋儼並身林久伐禪刺都
遣性通七事戒總八關金杖五分優劣旣等繒綵四道功

德豈殊甘露有加香油不墜頃者豪州刺史前此邦別乘
太原王公名弼法海廣大慧炬融明德立於衷義聞於物
郅憚致主之節有耿投竿葛亮報國之誠不忘草奏夫人
武氏佩服真空干櫓正覺及男緬緒等惟肖二尊克慎三
業若行若坐依佛依僧去煩惱之外糠得慈悲之內實起
普賢臺一級寫法華經千部廣化人吏大啟津途即普賢
臺立法華社每年二月重會一時且地效其靈山呈其秀
有上座正覺寺主道解都維那神慧僧表道賓律師行深
慧燈集眾材爲林眾器成樂一體和合互用住持相與王

公曰夫名者事之華碑者物之表其或表不立則瞻仰失容名不興則讚述無地願言刻石是用齊山朝散大夫前侍御史今都府戶曹袁公名楚客其皎如日其心如丹負兼濟之雄才託演成之雅意顧慙作者徒使懵然其辭曰會計南山秦望北寺高僧往還聖跡標寄者闍比峯法華取義羣公護持厯國檀施陸寶大來海珍總萃幡影連珠像光發瑞臺壓龍首殿開鳥翅象駕菩薩烏迎車騎異香秘醇神鍾髣髴松巘蕭疎竹澗蔥翠綱紀有條禪律不墜掾曹正直別乘仁智作爲碑板讚述名字

兗州曲阜縣孔子廟碑并序

嘗觀元化陰藏上帝元造雖道遠不際而運行有符揚摧
大抵宣考神用建人統之可復補天秩之將頽其揆一也
昔者蚩尤怙賊厥弟驕兵巨力朋徒合緒連禍則黃帝興
聖首出羣龍推下濟以君人微勤畧以戡亂逮至橫流方
割包山其咨轉死爲魚蠹食不粒則堯禹並跡扶振隱憂
導百川康四國粵若殷禮缺周德微宋公用鄆楚子問鼎
則夫子卓立燦然成章闢邦家之正門播今昔之彝憲此
天所以不言而成化聖所以有開而必先其若是也故夫

子之道消息乎兩儀夫子之德經營乎三代豈徒小說蓋有異聞夫亭之者莫如天藉之者莫如地教之者莫如夫子且沐其亭而不識其道則不如勿生荷其藉而不由其德則不如勿運故曰消息乎兩儀者也夫博之者莫如文約之者莫如禮行之者莫如夫子且會其文而不揚其業則不如勿傳經其禮而不啟其致則不如勿學上代有以焯序中代有以宗師後代有以丕訓故曰經營乎三代者也噫唐虞之美不必至是讚而大者進聖君也夏桀之惡不必至是擠而毀者激庸主也伊尹之忠不必至是演而

數者勉誠節也趙盾之逆不必至是抑而書者誅賊臣也
至若論慈廣孝輔仁寵義職此之由於是君臣之位序父
子之道明朋友之事興夫婦之倫得雖朗日開覺膏雨潤
黷和風清扇安足喻哉借如九皇繼統而政醇七聖同年
而道合雖事業廣運而理濟一時未有薄遊大夫僻居下
國德敷既往言滿方來廟食列邦不假手於後續君長萬
葉必歸心於素王若此之盛是以騰跨百辟孤絕一人曷
成名可稱取興爲大者已我國家儒教浹宇文思戾天伸
吏曹以追尊建禮官而崇祀侯褒聖於人爵尸奠享於國

庠是用大起學流錫類孝行敦悅施於萬國光覆彌於允
宗三十五代孫嗣襲聖侯璉之字藏暉洎族賢元亨等或
專門碩儒罔墜於緒或餘波明哲克揚厥聲乃相與合而
謀曰夫墟墓之地禮曰自哀聽頌之樹詩云勿翦一則遇
事遺愛一則感物允懷矧乎大聖烈風吾祖鴻美故國封
井舊居川岳歟宜其悚神馳魄膝行膜拜陳齋祭奠嚴祠
樹繚垣以設防刊豐石以爲表兗州牧京兆韋君元珪字
闕二王國周親人才懿德明啟風績休有名教長史河南
字源晉賓字光國賢操孤興清節相遠納人以禮成俗於師

司馬天水狄光昭字子亮相門克開雅道踵武聞義必立
從事可行錄事參軍東海徐仲連功曹成陽蓋寡疑倉曹
太原王道淳宏農楊萬石戶曹博陵崔少連宏農楊履元
兵曹太原王光超范陽張博望法曹安定皇甫恮東海于
光彥士曹滎陽鄭璋參軍事博陵崔調扶風竇光訓河東
裴璿隴西李紹烈字闕四儀傳字闕一南陽樊利貞曲阜縣令
鴈門田思昭丞河間劉思廉主簿吳興施文尉清河晏宏
楷等宦序通德儒林秀士升堂覩奧遊聖欽風僉同演成
乃共經始其辭曰

元天陰隲大明虛鏡神不利淫物將與正凡曰投艱在此
逢聖吞沙薦虐軒黃底定襄陵兆災夏禹文命周道失序
夫子應聘刪詩述史盛禮張樂雅頌穆清訓詞昭灼片言
一字勸善懲惡誘進後人啟明先覺六順勃興四維偕作
元功濟古至道納來首出列聖席卷羣才大名震耀廣學
天開蒸嘗匝寓誦習窮垓帝念居室以光壽宮建侯於嗣
環封厥中孫謀不泯祖德斯崇乃刊聖烈克廣休風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六十三目錄

李邕 三

楚州淮陰縣婆羅樹碑

鄭州大雲寺碑

嶽麓寺碑

靈巖寺碑 并序

大唐泗州臨淮縣普光王寺碑

嵩岳寺碑

大相國寺碑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六十三

李邕 三

楚州淮陰縣婆羅樹碑

觀厥好德存樹愛人及鳥有情不忘雖小可作夫施及者
也則有宗廟加敬墟墓增悲覩物可懷比事斯廣此觸類
者也矧乃通感靈變元符聖迹根柢淨土碩茂佛時燭金
山之秘影聯玉毫之殊相至若泥日法會茶毗應身妙有
雙樹之間光覆僧祇之眾安可混曜散木比列清林議上
茅之挺生喻堅固之神造者也婆羅樹者非中夏物土所

宜有者已婆娑十畝映蔚千人密幄足以綴飛颺高蓋足以却流景惡禽翔而不集好鳥止而不巢有以多矣然深識者雖徘徊仰止而莫知冥植博物者雖沉吟稱引而莫辨嘉名華葉自奇榮枯嘗異隨所方面頗徵靈應東瘁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惟南匪他自北常爾或季春肇發或仲夏萌生早先豐隨晚暮儉若且槁莖後吐芬條前秀差池旬日奄忽齊同無今昔可殊非物理所測古老多怪時俗每驚巫者占於鬼謀議者惑於神樹證聖載有三藏義淨還自西域逮茲中休信宿因依

齊戒瞻嘆演夫本處徵之舊聞原其始也榮灼道成之際
究其來也摧藏薪盡之餘或森列四方或合并二體常青
不壞應現分榮變白有終示滅同盡昔與釋迦蔭首今爲
羣生立緣夫佛病從人大慈感故樹萎因物深悲理然化
能分身半枯卽是心有合相後茂還齊宜其表正聖神靈
貺品彙以變見一攝而稱讚十方者也淮陰縣者江海通
津淮楚巨防彌越走蜀會閩驛吳七發枚乘之邱三傑楚
王之窟勝引飛轡商旅接艫每至同雲冒山終風振壑宦
子惕息槁工疚懷魚貫迤其萬艘霧集岔於層渚莫不膜

拜圍繞焚香護持復悔多尤迴祈景福於是風水相借物
色同和挂帆啟行方舳駁邁浮山掘起而疏巘慶雲亂飛
而比峯雖電影施鞭夸父杖策罔可喻其神速曷云狀其
豁快者哉州牧宗子名仲康廣孝惟家大忠彤國播清政
以主郡儀古式以在人知微知彰有禮有樂別駕扶風竇
公名誠盈盛門貴仕懿德令名利用以厚生明畧以營道
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司馬宗子名景虛受賢交幹用柔克
退遂中律先後自公且觀麟定之詩未宏驥子之任邑宰
清和張公名松質藐自稚節忽乎博聞始於能賦而彰中

於成器而立牧人通急徇物合權威肅攝於神明慈惠安
其父母豈伊政理自有才名莫不淨慮一乘追攀八樹歎
徙植而多感惟化生而永懷大啟上緣率心檀施碩德道
暉寺主道元上座道絢都維那曇一等皆妙覺圓常什門
上首痛金棺而既往駭堅林而在茲鄉望司徒元簡戴元
景王元珪張仁藝王懷儼劉元隱沈信詳等夙悟大師深
入真際勤行進力護供莊嚴揚州東大雲寺法師希元廣
派法流因祗德本戒行有以鎮浮俗利言有以誨蒙求既
憑藉於衆心亦謀明於獨得是標靈跡乃建豐碑其詞曰

政化之理兮甘棠猶存寶乘之妙兮婆羅是敦欽厥道成
兮八相克尊感乎示跡兮一歸可門與佛合緣兮榮落同
時歟爾化生兮感變誰思休徵咎徵兮伺察不欺流俗莫
識兮縣曠驚疑上人西還兮覲止增悲發皇靈應兮堅固
在茲方國傳聞兮想象悽其迴首正信兮頂禮護持優曇
千年兮曷足議之

鄭州大雲寺碑

恭惟黃屋者異唐堯之大雅精舍者曷釋迦之廣乘將以
示崇高宏誘進俾夫壯麗加於四海瞻仰攝於羣情酌言

永圖卽理一貫矣大雲寺者鄭國慈緣之所建也觀其肇
允枚卜爰適底居所感彌多光靈滋茂固以星晷上憲人
統下稽執天物之大中合元宮之妙相豈止宅豐壤盤石
州厦屋雲陰沙門玉立而已於是象設巨麗法供魁殊尊
容乃神靈眷所仗則有寶座蓮動現身金光不同於凡復
歸於靜至使彌留咸華遠人孔殷香饌比肩花蓋擊轂一
心不起則從願應如二見無物則隨施逾疾故能飛名勝
出福履嘉祥昭升累朝發宏厯聖粵我高祖神堯皇帝俟
時登庸從觀興感再駕尚軻五轉欲承鳳難疑喬雲龍睇

霄極馳睿想於幽贊禱法力於大雄創建漆象一軀植淨
根也洎我高宗天皇大帝纘祖匡業繼明德輝萬流澄瀛
八風叶律齊致功於化造將有事於岱宗道由是邦言念
茲者寺中留綉像一幀實也丁厥則天皇太后奉遺託孤
與權改物母儀霸迹閭政神器追惟乾蔭永動皇情明啟
度門宣遊覺路乃降綉像一鋪廣也借如崇建塔宇附麗
朝闕憑縣官之力散王府之財中使相望匠人經始則有
之矣未或介在草澤僻居里閭發皇明於日中落寵錫於
天上有如此之盛者也日者通莊載堙繚垣式遏門途弗

敞面勢匪宏浮雲在天蝦蟆蝕月具瞻者渴高明之歎歸
止者憤翳鬱之心寺主俗姓李氏名婆諦隴西姑臧人也
發趣如因彌入禪寂雖獨得斷相而同人有爲乃陳詣府
庭移牒省闈引仍舊之直矯易恒之枉申報曠祀奔走宣
勞終於訟貞成我道勝是以頽牆堙塹焚萊平場廣途褰
開曾構踴出疑若當陽豁若捷徑洛師之道盪宵泠然決
渠滎波之水所謂形便得裝嚴具行李榮觀郡邑景矣長
史河東柳沖府君道融至和性與元德從心絲譜遊刃翰
林推轂演成誓言同事是刊厥懿豈伐於功其詞曰

鄭之法宇兮在城一隅大雄應感兮休徵有殊累聖克念
兮象設三鋪佛身圓對兮神光發圖乃奉靈勝兮至自彼
都面勢推隔兮頽垣朽株南望不及兮鬱然坐拘觀者佇
眙兮願履夷途碩德感發兮執心匪渝豈用厯紀兮茲事
乃敷刻石傳懿兮表此亭衢

嶽麓寺碑

夫天之道也東仁而首西義而成故清泰所居指於成事
者已地之德也川浮而動岳鎮而安故耆闍以居取於安
定者已茲寺大抵厥旨元同是以迴向度門纏於郭右仰

止淨域列乎巖巔寶堂爰業於太虛道樹森梢於曾堵無
風而林壑肅穆不月而相事澄明化城而真梵天猶俗名
稱殆絕地位嘗高者不其盛歟麓山寺者晉太始四年之
所立也有若法崇禪師者振錫江左除結澗陰嘗與炎漢
太宗長沙清廟棟宇接近雲霧晦冥赤豹文狸棟蘿薜帶
山祇見於法服竇后依於佛光至請舊居特爲新寺禪師
洎翼日宏聚謀介衆表之明詔行矣水泉有制邱墟盡平
太康二載有若法導禪師者莫知何許人也默受智印深
入證源不壞外緣而見心本無作真性而注福河大起前

功重啟靈應神僧銀色化身丈餘指定全摸標建方面法
物增備檀供益崇廣以凌雲之臺疏以布金之地有若法
愍禪師者江夏人也空慧雙銓寂用同轡慈目相視淨心
相續綜覈萬法安住一歸注大道經究上乘理永託茲嶺
克終厥生逮宋元徽中尚書令湘州刺史王公諱僧虔右
軍之孫也信尚敬田作爲塔廟追存實相加名寶山敘乎
弓冶筆精陶甄意匠留書藏石緘妙俟時候法宇之傾低
斯珍價以興葦遠慮將久遺事未彰梁天監三年刺史夏
侯公諱祥了義重元別構正殿紹泰二年刺史王公諱琳

律師法賢或在家出家或聞見眼見建涅槃像開甘露門
長沙內史蕭沆振起法鼓宏演梵言繼捷槌於景鍾納貝
葉於層閣陳司空吳明徹隋侍中鎮南晉安王樂陽王並
佛性森然國禎秀者壯迴廊以雲構蔚聯居以天覆開元
九年天台大禪師守護法身澄清悲海嚴幢標聳智火融
明襲如來堂坐法華定四行樂而不取三賢登而更遷有
若曇捷法師者伐林及樹染法與衣不墜一滴之油有霜
大根之雨總管大將軍齊郡公權公諱武福德莊嚴喜慧
方便疏寫四部鎮重百城有若智謙法師者願廣於天心

細於氣誦習山頂創立花臺有若摩訶衍禪師者五力圓
常四無清淨以因因而入果果以滅滅而會如如有若首
楞法師者文史早通道釋後得遠涉吳會幽尋天台法界
圖於剡中真訣論於湘上具究竟戒敷解說筵一法開無
量之門一音警無邊之衆方等有以復悔雙林有以追遠
並建場所互爲住持惟闕二字禪師者迹其至憑其高起乎
雲門絕彼塵網深以爲性有習道有因止於心返於照習
也者坐乎樹居乎山因也者固習而無因則不住因而無
習則不證是以區和正覺阿若冥搜想息而精進甲堅愛

除而煩惱殼散百川到海同味相鹹千葉在蓮比色於淨
起定不離於平等發慧但及於慈悲故能聞者順其風觀
者操其道牧伯萃止皇華游臻啟焚香之上緣託神佛之
嘉願上座惠果寺主惠亶都維那興哲等皆靜慮演成妙
輪轉次因差別而非法隨品類而得根去二見而入流率
一心而辦事咸以形勝之會如彼修行之迹如此而豐碑
未勒盛業不書安可默而已哉將何以發揮頌聲披揚宿
志者也司馬西河寶公名彥澄碩德高闡紹賢遠識器守
岳厚撫操冰清屬以師長闕官攝行隨手以家而形於孝

友以已而廣於詩書以重而雅俗自興以明而至道不若
且猶歸心淨土模範佛乘摧憍慢之外幢興開示之真語
建謀羣吏乃命下寮顧蛟山之易疲歎龍宮之難紀其詞
曰

天地有象聖賢建極宴坐中巖成道西域後代襲武前良
作則安樂是依靈鷲是式一想冥契二歸願塞其金方置

廟衡麓開場龍象擁錫人天護香思神賜土靈化度堂重

鎮牧伯上游侯王光昭法侶大啟禪房

其二

幽谷左豁崇山

右峙瞰郭萬家帶江千里玉水布飛石林雲起雷激庭際

月窺窗裏花臺隨足天樂盈耳

其

人與地靈心將法滅既

往在此比明齊哲佛日環照牛車結轍連率順風駟驪欽

烈訪道追勝形馳目絕

其

碑板莫建軌物未宏和合是請

佐貳是膺政敷大郡信發廣乘願言有述以訪無能惟石

可久與山不崩

其

靈巖寺碑

并序

靈昌郡太守邕以法有因福

闕二

得真僧戾止神人告祥

宜或真空以悟聖或密

闕一

以接凡

闕一

謂之靈巖允矣

真晉宋之際有法定禪師者景城郡人也嘗行蘭若若是

者歷年禪師

闕一字

勞一人逝將辭去忽有二居士建立僧

坊宏宣佛法識者以爲山神耳因夫山者土之至厚谷者

墟之至深水者因定而清林貝葉之經衡廓蓮花之獨人

存法立事著名揚空矧乎辟支佛牙灰骨起塔海龍王意

賀金仍舊昔者州將厚具邑吏孔威廣

闕一字

支保多借器

物而送之仍施絹五十匹

闕一字

若武

闕一字

阿閣儀鳳堵波

光堂大悲之脩舍利之

闕二字

身之造禪祖之崇山

闕二字

增

闕四字

也雲霞炳煥於丹霄卽而察之日月照明

闕三字

二二

字

客植之不生汎於草閒穢於壠上職由律住持入慧之

境闕一繁文字闕一筆杪於連章闕一廣門遺刻上座僧

元景都維那僧闕一祥闕一主安禪或上首闕一空或出

等永言悟入大啟津梁咸高梯有闕一勝公自照仍依俗

諦天長其詞曰

倬彼上人巍乎曾嶺冥立福地神宮歲時建置今古齊同

磴道邈迤霞閣聆隴其岳寺台之國闕一岱之北阜蒲之

要陁是人依法闕一事聯聲哉傳覺以極斯萬其

大唐泗州臨淮縣普光王寺碑

噫代人以塔廟者即有象也儀像者非有相也邕嘗論之

未始諒矣其或執之於我安住爲十劫之場釋之於空循
捨得一如之智皆所以頌其願酌其心必於無作之時敷
宏正法之故俾或禮或見能超因因之緣若我若人盡登
果果之業則曷爲不應曷道不行豈空寂之門獨階證入
事相之地遂阻圓明者哉普光王寺者僧伽和尚之所經
始焉和尚之姓何何國人得眼入地龍朔初忽乎西來飄
然東化獨步三界遍遊十方烏飛於空月見於水泥鍵鐵
鎖降伏貢高長者錦書散除文字深以愆爲苦器道實法
鉤消一無於太常越諸有於真際豈徒福河灌頂慈雲覆

身舉手而安喻四因動足而興復三見或以沉香作炭有
枉言者則誘而進之沙末求珠不知其量也則呵而責之
香象之行雖極水底神龜之出亦兼陸道因如法如自得
定力有作無作冀是福田嘗縱觀臨淮發念置寺以慈悲
眼目信義方寸興廣濟心儀普照佛光相纔現瞻仰已多
遠近簪裾往來舟楫一歸聖像再謁真僧作禮祈祥焚香
拔苦觸塵者庇如來之影牽毛者荷師子之威信施駢羅
建置周布繚垣雲矗正殿霞開層樓敞其三門飛閣通其
兩鋪舍利之塔七寶齊山淨土之堂三光奪景於製造也

未綴於手猗德名也已聞於天中宗孝和皇帝遠降綸誥
特加禮數延入別殿近益重元德水五瓶霑濡紫極甘露
一斗福潤蒼生乃請寺名仍依佛號中宗皇帝以照言犯
諱光字從權親覩御書寵題寶額垂露落於天上飛翰傳
於國中其來也廣內慶齊其至也連城歡迓扇憑筆貴獨
屬右軍寺爲額高更因天子每名晨大眾瞻禮嬉遊上昇
門臺直視川墅巒阜嶢嶻而屏合淮水逶迤而帶長邑屋
助其雄商旅增其大茲爲勝也曷以加焉和尚口雖勿稱
緣乃有以知變易之道迴軒少留衆生可悲菩薩亦病示

滅同盡唯識永存嗚呼以景龍四年三月二日端坐棄代
於京薦福寺跡也孝和皇帝申弟子之禮悼大師之情敬
漆色身謹將法供仍造福度門人七僧賜絹三百匹勅有
司造靈輿給傳遞百官四部哀送國門以五日還至本處
當是時也佛像^少汗風雨變容鳥悲於林獸號於野矧伊
慈子降及路人乎過去僧惠嚴等主僧道堅弟子木義等
並持床有義失劍無追施法立齋知時明物罔墜舊業克
嗣前修攀係儀形建崇塔院植婆羅樹表蓮花臺宛然坐
而不言歟爾感而皆應懺則殃滅求則福生雖日月已綿

而靈變如在歸依有衆檀施孔多鯨鍾萬斤震覺六種講筵七架開導四生清淨之身更疏俗室涅槃之飯別構食堂可謂能事畢矣喜願并矣宜八部之宅以致諸天迴首自然樹懸密語印文地現五風轉柔澗之音千燈焰光明之色構之者罪花彫落信之者焦種萌生雷嚮發其六牙珠彩澄其二水州牧杜公惟孝其直如箭其潔如水地壓淮上城遷泗中民勦於勞物集其利長史宗公司馬盧公或清節自公文雅形國或禮容虛已堅操動時臨淮宰薛欽行等或主諾條流庭無置對或子人簡德邑有歡康並

堅位大車正信超士興二道之教發一師之因相與累贊
經身長懸覺道樹不朽之德宏未來之功是刻豐碑以光
盛美其詞曰

惟普照之大身令杖菩薩之右臂粵靈瑞之可聞今固昭
成之難值期一會之來思鳩萬輩之善施宏住持之信受
廣事相之該備豁川陸之雲龍雄城邑之頽雉辟天師於
九重補人王於十利嘉寺榜之立名寵聖札之題字追已
滅之化身了見在之文義貯儀形於空塔存詞謁於金地
咎無憾而不除福何求而不致副真僧之貞寶接羣公之

雅器播永日於山河刻巨石於淮泗

嵩岳寺碑

凡人以塔廟者敬田也執於有爲禪寂者慧門也得於無
物今之作者居然異乎至若智常不生妙用不動心滅法
滅性空色空喻是化城竟非住處所以平等之觀一洗於
有無自在之心大通於權實導師假其方便法雨任其根
莖流水盡納於海壖聚沙俱成於佛道大矣廣矣不可得
而談也嵩岳寺者後魏孝明帝之離宮也正光元年榜閑
居寺廣大佛刹殫極國財濟濟僧徒彌七百眾落落堂宇

踰一千間藩戚近臣逝將依止碩德圓戒作爲宗師及後周不祥正法無緒宣皇悔禍道叶中興明詔兩京光復二所議以此寺爲觀古塔爲圻八部扶持一時靈變物將未可事故獲全隋開皇五年隸僧三百人仁壽一載改題嵩岳寺又度僧一百五十人逮豺狼恣睢龍象凋落天宮墜構劫火潛燒唯寺主明藏等八人莫敢爲尸不暇匡補且王充西拒蟻聚洛師文武東遷鳳翔巖邑夙承羽檄先應義旗輓粟供軍悉心事主及傅奕進計以元嵩爲師凡曰僧坊盡爲除削獨茲寶地尤見褒崇實典殊科明勅浚及

不依廢省有錄勲庸特賜田碾四所代有都維那惠果等
勤宣法要大壯經行追思前人髣髴舊貫十五層塔者後
魏之所立也發地四鋪而聳陵空八相而圓方丈十二戶
牖數百加之六代禪祖同示法牙重寶妙莊就成偉麗豈
徒帝力固以不測其東七佛殿者亦曩時之鳳陽殿也其
西定光佛堂者瑞像之戾止昔有石像故現應身浮於河
達於洛離京轍也萬輩延請天柱不迴惟此寺也一僧香
花日輪俄轉其南古塔者隋仁壽二年置舍利於羣岳以
撫天下茲爲極焉其始也亭亭孤興規制一絕今茲也巖

巖對出形影雙美後有無量壽殿者諸師禮懺誦念之場也則天太后護送鎮國金銅像置焉今知福利所資演成其廣珠幡寶帳當陽之鋪有三金絡花鬘備物之儀不一皆光滿秋月色陵渥丹窮海縣之國工得天人之神妙逍遙樓者魏主之所構也引流插竹上激登樓菱鏡漾於玉池金虬飛於布水食堂前古鐵鐘者重千斤函二十石正光年中寺僧之所造也昔兵戎孔殷寇攘偕作私邑竊而爲寶公府論而作仇後有都維那惠登發夕通夢遲明獨往以一已之力抗分衆之徒轉戰而行踰晷而至雖神靈

役鬼風雨移山莫之捷也西方禪院者魏八極殿之餘趾也時有遠禪師坐必居山行不出俗四國是仰百福攸歸明準帝庸光啟象設南有輔山者古之靈臺也中宗孝和皇帝詔於其頂追爲大通秀禪師造十三級浮圖及有提靈廟極地之峻因山之雄華夷聞傳時序瞻仰每至獻春仲月諱日齋辰鴈陣長空雲臨層嶺委鬱貞柏掩映天榆迢進寶階騰乘星閣作禮者便登師子圍遶者更攝蜂王其所由焉所以然矣若不以達摩菩薩傳法於可可付於璨璨受於信信恣於忍忍遺於秀秀鍾於今和上寂皆宴

坐林間福潤寓內其枕倚也陰陽所啟居四岳之宗其津
梁也密意所傳稱十方之首莫不佛前受記法中出家湛
然觀心了然見性學無學自有證明因非因本來清淨開
頓漸者欲依其根設戒律者將攝乎亂然後微妙之義深
入一如廣大之功遍滿三界則知和雅所訓皆荷法乘慈
悲所加盡爲佛子是以無言之教響之若山不舍之檀列
之如市則有和上姪寺主堅意者憑信之力統僧之綱崇
現前之因鳩最後之施相與上座崇泰都維那曇慶等至
矣廣矣經之營之身田底平福河流注今昔紛擾雜事夥

多是以功累四朝法崇七代感化可以函靈應緣起所以
廣元河故得尊容赫曦光聯日月厦屋宏敞勢蹙山川迴
向有足度四生鎮重有足安萬國豈伊一邱一壑之異一
水一石之奇禪林玲瓏曾深隱見祥河皎潔丹牕澄明而
已哉咸以爲表於代者業以成形藏於密者法亦無相非
丈曷以陳大畧非石曷以示將來乃命道奐禪師千里求
蒙一言書事專精每極臨紙屢空媿迷津之未悟期法主
之可通其詞曰

西域傳耆闍山世尊成道於其間南部洲嵩岳寺達摩傳

法於茲地天之柱帝之宮赫奕奕兮飛九空禪之門覺之
徑密微微兮通眾聖鎮四國定有力開十方慧有光立豐
碑之隱隱表大福之穰穰

大相國寺碑

夫聖不徒作作必有因化不徒開開必有攝故大事所會
一法所傳若天若人或賢或達雖萬牙出地而三獸渡河
使不聞者聞未悟者悟豈虛也哉此寺伽藍古廢建國有
濮州之像自安業而來及逝將復歸堅守常住人至萬且
千飛聲若雷用壯敵國坐如清泰安如須彌有若部人郭

賓者生心起謗雙目失明有若部人陳振者興言誑徒喉
腫及舌皆追悔自昔瘞平在今或沒身爲奴或鑄鐘依佛
延和初載奉詔改爲大相國寺復置額焉先天中內府降
財御書題額睿宗通夢靈應肇發臨遣碩得僧真諦載馳
載驅乃慰乃止昭宣渥命寵錫神幡吏人候迎法侶圍繞
豁廛里羅郊原者不可勝計夫以金仙聖容之表先主感
之伐邸嘉名之舊先主標之筆精池水之妙先主躬之故
能鍾乾坤激日月景光遐燭德寓宏覆曷云比也我開元
神武皇帝受天元禧祚國傳寶睦九族叶萬邦功濟而業

成道光而孝理惠康父子義結華戎寰瀛之濱大興之上
禺禺而戴欣欣而懷逮識路於茲寓目於茲者莫不瞻大
明欽聖札仰天性而泣遺澤荷慈民而歎堅林形力者罔
告勞檀施者罔辭費莊嚴不獨於示相功德何止於無爲
碁布黃金圖擬碧絡雲廓八景雨散四花國土威神塔廟
崇麗此其極也雖五香紫府大息芳馨千燈赤城永懷照
灼人間天上物外異鄉固可得而言也上座知隱寺主元
深都維那上智儼皆妙覺圓常對境亡境彌入後地因如
得如合之不離混以相濟咸以爲他方所至廣法界惟三

虛空所至宏度門惟一沉乎實相感通之應聖跡飛動之神安可默頌聲闕題紀者已乃作頌曰

佛法住持正教宏益真容見寺先帝書額藩邸鴻名建國前跡我皇孝理我人光澤日月明明家邦赫赫觀妙追遠懷恩惟昔八部莊嚴四天感激以式永代是紀豐石